

逾40年從反叛到回歸 以作品呼應時代 陶藝家呂品昌：做玩泥巴最專注的人

呂品昌兼有雕塑家、陶藝家雙重身份，他將個人工作室命名「漢埴匠」，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玩泥巴的中國匠人。他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埴」其實是泥巴的傳統稱呼，是人類最原始、自然、溫馨和本真的塑造材料，而雕塑和陶藝的創作即是造物，一個人如果把「玩」發揮到了極致，那他一定是一個豁達、有趣味和有境界的人，「我的一生都在與泥巴打交道，我不敢說自己達到了最高境界，但可以肯定自己是一個玩泥巴最專注的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呂品昌以「反叛—回歸—再造—責任」八字，濃縮他玩泥巴40多年來的點滴。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再出發的形式和意趣的個性化作品，包括《阿福》、《中國寫意》和《歷史景觀》等系列，第二類作品是具有時代性、創新性和影響力的公共雕塑作品，如《太空計劃》、《觸摸世界》、《捆綁的形體》以及一批大型主題雕塑。同時，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讀研究生期間提出的「殘缺美」課題，經過長期的思考、實踐所形成的缺陷肌理的審美論述，不僅對其藝術作風和面貌的形成至關重要，還成為高被引學術理論，被譽為「其意義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陶藝的理論奠基」。

追新逐異 訪港激發反思

呂品昌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天資早慧，未滿16歲即考入景德鎮陶瓷學院（今景德鎮陶瓷大學）雕塑系；畢業留校任教時，比部分學生還年輕；1985年，成為內地陶藝專業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他不為聲名所累，擺出一副要與傳統「決裂」的架式。

提及這段充滿變革、焦慮、激情與渴望的歲月，作為曾身處85美術新潮、着襯衫配牛仔褲訪港的熱血青年，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彷彿柏拉圖筆下的洞穴人，走出黑暗的洞穴後，擁抱光明，一時間，焦慮之餘，紛紛追新逐異。」

1987年，跟隨導師周國楨先生訪問香港，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和衝擊。他說：「在回歸之前，香港藝術家們普遍是在歐美學習陶瓷藝術和技法，他們的表現形式、材料應用和觀念表達等完全超越和改變了我在景德鎮對陶瓷的認知。比如，讓我受益最大的雕塑家文樓先生，經過了抽象主義的洗禮，經過了把自然現象幾何化的立體主義和構成主義的嚴格訓練，經過了不斷探索與蛻變，最終達至具有東方意趣的文人雕塑境界。而且，很多香港藝術家並

表現形式、材料應用和觀念表達等完全超越和改變了我在景德鎮對陶瓷的認知。比如，讓我受益最大的雕塑家文樓先生，經過了抽象主義的洗禮，經過了把自然現象幾何化的立體主義和構成主義的嚴格訓練，經過了不斷探索與蛻變，最終達至具有東方意趣的文人雕塑境界。而且，很多香港藝術家並

非全職，他們有的是警察、律師或者公務員，他們的創作條件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優越，作品大多是在小型的電窯裏面燒製完成，但釉色豐富且趣味獨特。反觀景德鎮作為千年瓷都，曾設立歷朝歷代皇家窯、御窯，那時在陶瓷題材、造型方面呈現出『千人一面、死氣沉沉、俗不可耐、封閉保守、故步自封』的藝術生態和現實，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隨機創作 賦予泥塊靈魂

與景德鎮傳統瓷器追求技術精進、完美無瑕不同的是，呂品昌欣然接受泥性自然的材質表情流露以及經過「上帝之手」（火）洗禮之後的任何結果。他夜以繼日窩在簡陋廠房裏，拾起工業生產線上切割下來的邊角及黏有雜物的廢棄泥土，使用釉料師放棄的釉色和配方，接受窯爐的超高溫和低溫位置安排，酣暢享受創作自由性和隨機性。他將成噸的陶泥切割成數十塊不同形狀和體量的陶泥塊，平鋪在車間的空地上，然後靜靜地品味和欣賞，希望找到主題和表達內容，並經過稍微的修飾和塑造，賦予泥塊靈魂。

此其間代表作有《升騰》、《母子嬉戲》、《自我之意象》、《穿夜禮服的人》、《山系列》、《蝕系列》等。這些在改革開放初期景德鎮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方式和創作成果，一經傳播，廣受學界的高度肯定。著名美術史論家鄧福星撰文《出於泥火 超以象外——評呂品昌陶瓷語言的開拓性意義》，冠之以「超越物象、殘缺缺美、莫名有趣、反者道動」。

思辨傳統 探索陶藝民族語言

爾後，他前往河南禹縣、福建德化、江蘇宜興、安徽寧國等地做陶，潛心探究中國古典藝術以及民間藝術的文脈傳統；跟隨中國陶藝家代表團訪問日本，發現在日本受到尊崇的西洋派，在西方沒有任何價值，而某種形式上受到西方好評的藝術家，實際是向傳統派回歸的。他愈來愈意識到，他的「反叛」，不是指反叛中華正宗文化藝術傳統，而恰恰是某種程度的返璞歸真基礎上的高揚時代精神。

整個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持續着《中國寫意》、《阿福》、《歷史景觀》幾個系列，並展開以形式因素的意蘊化、形式意趣的民族化為目標的純化語言的探索。譬如，《阿福》系列糅合了中國

傳統雕塑，尤其是民間工藝裏的人物形象，並進行劇烈變形，同時也借鑒了原始藝術和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誇張、憨態可掬的形象由此而生。《中國寫意》則是他遠離繁忙工作與世俗生活的「世外桃源」，他在入世與出世間尋求的一種平衡轉化。他在其間化作僧侶、文人、藝人等雕塑形象，並結合平時收集到的一些「現成品」，拼接組合成一幅幅「遠遊」的圖景，像古人那樣「臥以遊之」。

1995年，呂品昌調入中央美院任教，這促使其之後從一個更宏觀角度，或者說是「旁觀者清」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當代的陶瓷藝術。他陸續創作了《混沌的失卻》、《太空幾何》、《太空計劃》、《觸摸世界》等直面現實的作品，增強陶藝呼應當代文化精神的主題性。

基於多年創作理路邏輯的自然生發，他的創作風格近年來又有了一些轉變，主要體現在由具象向抽象延伸。如《捆綁的形體》系列就是早期《阿福》系列的抽象變體。空間形體的提煉與提取，形式意趣的凝結與抽繹，張力與壓力的臨界狀態，拉伸與壓縮的平衡保持……創作實踐中的這一系列手段或處理，使得他領悟到並着迷於「捆綁」的形式意趣，還引發了後來的《捆綁系列》創作，最終讓他對博弈的形式張力形成更加深入認識。



◆呂品昌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玩泥巴的中國匠人。王逍攝



將景德鎮時代、呂品昌及團隊創作主題雕塑《信仰》。



◆1987年，呂品昌（左）陪同導師周國楨訪問香港時的合影留念。

《信仰》亮相 新時代現實主義雕塑經典之作

為慶祝中共建黨百年，受中宣部、中國文聯和中國美協委託，呂品昌在2018年至2021年領銜集體創作完成新落成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戶外大型主題雕塑《信仰》。作品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讚譽，被譽為新時代中國現實主義雕塑的新標杆和經典之作。

雕塑《信仰》長15米、寬4.5米、高6.85米，以「宣誓」情節為核心意象，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等四大板塊，八一

南昌起義的火線入黨、賣報孩童、鐵路工人罷工、刑場上的婚禮、五四運動、早期建黨領袖、青紗帳中的敵後武工隊、紅軍長征過草地、獄中女黨員、吹響全國解放號角、開山築路、抗震救災等十二組場景，71個不同時代、不同身份、不同年齡的人物組成。



◆戶外大型主題雕塑《信仰》。

◆呂品昌1998年作品《混沌的失卻》（局部）。



◆呂品昌2010年作品《三清映月》。



策劃陶瓷雙年展 冀聯港對外講好中國故事



◆呂品昌（左一）向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莊兆林（右五）一行介紹2021景德鎮國際陶瓷藝術雙年展成果。王逍攝

展彌補此遺憾。」呂品昌表示，未來景德鎮陶瓷大學將與香港在陶瓷藝術文化交流、教育方面緊密合作，通過「駐場藝術」、「留學陶瓷大學」、「魯班工坊」等項目和平台展開人才培養和學術交流，也希望通過香港發揮其對外文化交流「橋頭堡」作用，為傳播中華文化、對外講好中國故事作出貢獻。



2020年9月，呂品昌捨棄在中央美術學院擔任造型學院副院長、雕塑系主任的優越條件，由江西省委作為人才幹部引進至景德鎮陶瓷大學，擔任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校長之職。履職伊始，他即部署景德鎮陶瓷大學美術館建設，策劃並啟動景德鎮國際陶瓷藝術雙年展。雙年展的創建旨在落實「建好景德鎮國家陶瓷文化傳承創新試驗區，打造對外文化交流新平台」的使命。首屆雙年展集中展示了過去幾年國際範圍內當代陶藝的最新成果；同期舉辦《融合——景德鎮國際當代陶瓷繪畫提名展》、《萬物生長——國際陶瓷電影展播》、《白——意大利當代藝術展》、《當代陶瓷藝術教育發展趨勢》國際高峰論壇等。

「這次香港參展作品因疫情未能抵達現場，希望下屆雙年

台灣演員姬天語：相聲牽兩岸 促民間互信

「我的願望是促進兩岸文藝交流，讓相聲藝術發揚光大，同時也進一步促進兩岸民間互信。」近日，台灣演員姬天語在成都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說。姬天語來自台北，師從「台灣相聲泰斗」吳兆南弟子劉增鵬，2016年到大陸定居，逐漸被公眾熟知。

在她的生涯中，大學時期拜師學藝是一件大事。「從那天起，相聲不再是我的工作，而是使命，我想把相聲這門藝術發揚光大。」帶著這樣的想法，姬天語投身經營劇團，但近年逐漸有力不從心之感。「台灣年輕人越來越不重視中華文化，我的力量太小了，說白了就是不夠知名，說話沒人聽。」

2016年，姬天語決定前往大陸工作，隻身來到北京。在她看來，大陸文藝市場大得多，環境也更好。爺爺從小就告訴她



◆姬天語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參觀。

「大陸是家」，因此她第一感覺是「回家了」。後來，在郭德綱的牽線搭橋下，姬天語相繼參加《歡樂喜劇人》、《相聲有新人》等綜藝節目，很快在大陸相聲市場嶄露頭角，成為德雲社首位女相聲演員。

「這幾年，收穫可太大了！」參加《相聲有新人》時，姬天語和德雲社演員劉喆搭檔參賽，並在上海「閉關」三個月創作、錄製。「和那麼多大陸相聲同行在一起生活，教學相長，創作思路會更開闊，也會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賽中期，恰逢劇團巡演，姬天語回了趟台灣。從台上下來後，師父的評價令她信心倍增：「不一樣了，開始穩了。」打入大陸相聲界後，她有了更大目標，「把重心放在青年演員的交流、女性相聲演員的培養。」

創辦女子「相聲天團」致力傳承

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姬天語便致力於兩

岸相聲藝術的交流，邀請大陸演員同台合作，到台灣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日本等地，還製作了《兩岸笑星會》系列巡迴演出。為何如此看重青年演員的交流？姬天語告訴記者，台灣相聲到她這代，有一個大斷層。「比如我們師門，2008年我入門，到2017年才進了一個師妹，沒有年輕的相聲演員，怎麼傳承？」

姬天語意識到，除了傳承，更要推廣。她把生活中更多的實事融入相聲，以期有更多年輕人接受。除此之外，她還創辦全球唯一的全女子「相聲天團」，致力於培養女相聲演員，創作更多適合女性說、女性聽的相聲。

去年年底，姬天語參加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表示，自己始終銘記「守正創新」四字，來到大陸後，對中華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和理解。「比如

川劇變臉，也可以跟相聲結合，關鍵要對相聲和川劇兩種藝術都有深刻的理解。」

近日在成都大熊貓繁殖研究基地，姬天語向記者透露，自己2005年就曾跟隨江丙坤的「破冰之旅」來過成都。後來趁着大熊貓「團圓」、「圓圓」赴台的契機，師父劉增鵬成為首位登上央視春晚的台灣相聲演員。「很巧，但我覺得是天意，因為兩岸本就同根同源，都是中國人。」

她透露，自己正籌備製作一部兩岸題材的電視劇，「不管是台灣年輕人，還是大陸年輕人，都要加強自己的文化底蘊，才能把屬於中國人的故事傳揚出去。」同時，她也希望積極促成更多台灣演員來大陸發展，進一步促進兩岸民間互信，「借由我們這些所謂的公眾人物，讓大家不要再對大陸有奇怪的遐想，其實沒有不同，回來真的挺好的。」

◆文、圖：中新社